

云之南·歌者
获奖作品集

赵云 著

10次获国内

《金融时报》

《春城晚报》

《云南日报》

《工人日报》

《边疆文学》

《诗选刊》

《星星诗刊》

《中国作家》


《人民文学》

等省级以上

报刊文学征文

一、二、三等奖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打开秘境云南的钥匙；
连接真、善、美的桥梁

云之南·歌者
获奖作品集

赵云 著

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云之南·歌者：获奖作品集 / 赵云著. -- 昆明：云南人民出版社，2012.8
ISBN 978-7-222-09833-6

I. ①云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诗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79583号

责任编辑：陈朝华 左旋

责任校对：武坤

装帧设计：左旋

责任印制：施立青

书 名：云之南·歌者——获奖作品集

作 者：赵 云

出 版：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
发 行：云南人民出版社

社 址：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
邮 编：650034

网 址：www.ynpph.km.yn.cn

E-mail：rmszbs@public.km.yn.cn

开 本：850×1168 1/32

印 张：10

字 数：80千

版 次：2012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 刷：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

书 号：ISBN 978-7-222-09833-6

定 价：30.00元

作者及主要获奖作品简介

赵云，男，汉族，曾在作家班学习，中国人民银行文联理事，云南作家、诗人；曾在海外中文报刊及国内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诗歌、散文、随笔 1000 多首（篇）；16 次在国内《中国城乡金融报》、《金融时报》、《春城晚报》、《云南日报》、《工人日报》、《边疆文学》、《诗选刊》、《星星诗刊》、《中国作家》、《人民文学》等省级以上报刊文学征文中获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并多次获云南省作协、云南省委宣传部、中国散文协会、中国金融工会、共青团中央、中华全国妇联、中华全国总工会等部门的文学类奖。近几年来，分别在《光明日报》、《人民日报》、《经济日报》、《检察日报》（以笔名）、《中国青年报》、《中国妇女报》、《中国民族报》、《中国绿色时报》、《人民铁道报》、《新民晚报》、《西安晚报》、《滇池》、《诗潮》、《青年文学》、《散文》、《诗刊》、《读者》等报刊上发表诗文及组诗和组散文。

收在本集中的诗歌，悉数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过并获奖：

《绿太阳》（组诗）获“第九届云南日报文学奖”。《授奖辞》：生命是绿色的，如若不信，就看生生死死，万物



归一，垒积如丘，坦荡如砥，太阳总是从那里升起……（著名作家黄尧、张庆国）

比山潭更亮的黑眼睛 / 藏在金黄的竹楼里 / 竹楼，
藏在婆娑的凤尾竹里 / 凤尾竹，藏在迷蒙的白雾里 // 澜
沧江，藏在木桶里 / 与竹扁担，一唱一和 / 高一声，低
一声 / 晃晃悠悠 / 走进每一家竹楼 / 竹楼里的笑声 / 水一
般干干净净（选自《光明日报》“作品副刊”《五色云南》
（组诗）之《傣族》）

作者笔下如诗如画的“江南三友”、美轮美奂的文化水乡、诗情画意的烟云丽水，历历在目。真情的抒写，新颖的比喻，令人叫绝（著名文学评论家张运贵）：渐渐胖起来的中国人 / 和依然瘦的中国诗 / 都想：临水而居……（选自《百家选刊》《在云南回望江南》（组诗）之《水》）

寒冬的一个正午 / 你约阳光一起来找我 / 语言的刀锋
相碰 / 我们都感到 / 对方的钢口不错 // 以精血养胖汉字的人 / 我们同病相怜 / 瘦得仙风道骨 / 汉字的锋芒 / 使我们终身疼痛而幸福（《兄弟》获中华全国总工会与《工人日报》联合举办的“全国职工优秀作品展优秀作品奖”）

我们回家 / 回到黄皮肤黑眼睛乡音纯正亲情醉人的中国 / 回到黄河长江为血脉长城作脊梁的龙的中国 / 回到佩戴深圳珠海等璀璨明珠的经济复兴的中国 // 来，喝

一口家园的香茶 / 从我们指缝间溢出的泪水 / 是超越文字和声音的感动 // 祖国，你再也不是 100 多年前 / 那釉光波动价值连城 / 却不堪一击的名贵瓷器 / 再也不是油画《父亲》中 / 那盛着清汤寡水日子的粗碗（《金穗的祝福》选自《诗刊》《“中山全球通杯·改革开放颂”全国诗歌大赛作品选登》）

《金秋滇中嘎洒行》获《中国作家》“绵山杯·金秋之旅”征文比赛三等奖。

为了那条 / 穿越怒江大峡谷的公路 / 重新游动起来 / 朋友，你苍翠的生命之树 / 被泥石流咬断了 // 身披秋雨站成路碑的致哀者 / 让自己的胸膛贴近你的灵魂 / 开满素白挽花的怒江水 / 将你的故事带往村寨带往异域……（《筑路工》获《星星诗刊》“首届农民工诗歌大赛优秀作品奖”）

《穿越人间风雨的背影》获《人民文学》“全国‘背影’”同题有奖征文优秀作品奖”。

在《青年文学》杂志与中国抒情诗歌网联合举办的“沈园杯·首届全国青年爱情诗大赛”的万余份参赛稿件中，参赛作品《树》入围（全国计入围 39 人）并刊发于该刊。

《新视野里的大理》（二题）获中国散文协会举办的第二届“新视野”杯全国文学征文比赛散文类一等奖、云南省委宣传部“2009 年度云南省获全国性和国际性文



艺奖项中的文学类奖”。

在《金融作家》、《金融时报》、《中国金融文化网》联合举办的“首届全国金融文学大奖赛”的 3000 余件参赛稿件中,组诗《彩云之南,花朵菲芳》获诗歌类二等奖。

《1997:百年的苦盼》获云南省文联、云南省作协、《春城晚报》、云南省烟草公司联合举办的“迎香港回归”诗歌大赛二等奖。

《神圣而庄严的时刻》在大理州文联、大理州作协、《大理日报》、大理烟草公司联合举办的“欢庆香港回归”诗歌大赛的三千余首参赛诗中获一等奖。

《历史不会忘记——致滇西抗战大动脉滇缅公路》在《云南交通报》举办的“滇缅公路”征文比赛中获一等奖。

《古老而年轻的太阳》获《春城晚报》“农行杯”散文诗歌大赛二等奖。

《大理词典:雪·月·风·花》(组诗)曾层层覆盖州、省、国家级报刊,并获“首届‘魅力大理’诗歌大赛”奖(中国作协官网等 10 余家网站对此作了报道)。

《焦裕禄》获《金融时报》征文比赛二等奖及“水城杯·庆祝建国 60 周年全国诗文大赛”奖;《徐洪刚》曾获“第

三届云南日报文学奖”。

《致敬：向共和国的劳动者》（组诗）获《边疆文学》“建国 60 周年征文奖”。其中：《大哥》获《诗选刊》（原《诗神》）杂志三等奖；《筑路工》获《星星诗刊》“首届农民工诗歌大赛优秀作品奖”。

组诗《铭记：“5·12”》被收入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《爱的礼赞》一书，并屡获奖。

发表于《中国城乡金融报》《春城晚报》的《跋涉者》，曾分别获人民银行总、分行征文比赛一等奖、特等奖。

穿越人生风雨的背影

(代序)

那一年春节，我正好在外地出差。同事担心我会想家，除了晚上热情地拉我去他家过节外，又为我弄来了 DVD 影碟机和当时正在走红的一些碟片。记得长假第二天的晚上，四周静得出奇，我独自靠在招待所的木板床上，眼泪鼻涕地观赏张艺谋执导的影片《我的父亲母亲》：那风光绝美如俄罗斯油画，远离当时各种政治运动也远离阴谋远离陷害远离折磨的北方小村庄，天空、大地、人心，一样的澄澈而美丽。这样的环境，极易催生出人性美和人性爱，催生出经典爱情故事。果然，像山冈上白桦林一样美丽、单纯、执著的“母亲”，和身为教书先生的帅小伙“父亲”，演绎了一个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……

我痴痴呆呆地长时间陷在影片的优美画面、音乐、人物中出不来，也不想出来！我觉得影片中的“父亲”、“母亲”，那么像自己的爸爸、



妈妈。翻看家里的黑白老照片，爸爸年轻时真是帅呆了：英俊、挺拔、儒雅、风度翩翩，绝不亚于三四十年代黑白电影里的那些男明星；而妈妈呢，则是冀中辽阔大地上长出一棵美丽的绿化树。这样的青年男女，与古往今来任何年代的青年男女一样，对未来都是充满美好的渴望和幻想的。

然而现实终究是太残酷了。身为冀中大户人家三儿子的爸爸，从未受过良好的教育，也未享过什么福，很小就下地干劳动了。他是村里有名的犁田好手，为此，妈妈嫁给了他。

结婚后，既受气又受累的爸爸妈妈，听从自小就出来闹革命的四叔的劝告，参加了南下工作队，千里迢迢来到云南大理。

他们原以为：从此就能过上好日子。殊不知，由于爸爸出身不好，他成了历次政治运动的老“运动员”：一次又一次地被下放农村劳动。每次回城，爸爸头戴烂草帽，身穿脏得已褪去了本色的衣服，又黑又瘦，头发乱如毛草。一顿饭，可以吃掉一斤白面馒头——那是妈妈一两个月才积攒下的细粮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爸爸被集中管制，不能回家，工资被扣发，仅发点生活费，并被“照顾”去

喂猪——因为他最能吃苦且脾气又好。不论春夏秋冬，爸爸每天到单位上的直属库去打几大筐猪草（他的手脚裂开了深深的血口），配上麸皮或米糠，把几圈猪养得胖咚咚的，每个月都能杀上一头，给每个职工分两斤肉。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，这是别的单位无法企及的最好福利。

那时爸爸不能回家，养育我们三兄弟的重任就全落在妈妈身上。她既要上班，又要为我们三兄弟的衣食住行操心、操劳，还要时时挂念爸爸，身心的疲惫，别人是难以想象的。

或许是当时的生活太苦太难了，妈妈脾气特别怪，一小点事情，就会将顽皮的大哥、倔犟的二哥揍一顿。我最小，挨打也最少。每次打完了，妈妈就又后悔又心疼地哭。这种时候，被打的大哥二哥反而去劝妈妈。她就紧紧搂着他们，哭得更伤心……

尽管妈妈没读过书，但要强的她全凭苦学苦练，学会了打一手好算盘，稳、准、快地数一把钞票，令同事们刮目相看。

长期地忧思焦虑、辛苦劳累，使妈妈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病，但苦惯了的她究竟闲不住，即便在家养病期间，依然帮着单位上张贴储蓄



账页的“耳朵”。

“文革”后期，爸爸终于可以回家了。为了感激和弥补妈妈多年来一人苦苦将我们三兄弟拉扯大的辛劳，爸爸变得非常温和、通情达理、善解人意、勤劳快乐。

那时我们一大家人挤在两间陈旧的老式房子里，没有做饭的地方。爸爸便用手推车从木综厂拉回几车边皮板，在天井里搭了一间简易厨房，引得邻居们纷纷来参观，并请他帮忙搭建，爸爸从不推辞。每次我看到爸爸划线、锯边皮板，领着邻居们搭建厨房，就非常自豪：嘿，爸爸真能干！

爸爸回来后，为了给体弱多病的妈妈和我们几兄弟补身体，想方设法去冷冻厂买回便宜的牛下水，然后乐呵呵地洗、切、蒸、煮、炸，整个院子都弥漫着令人垂涎的肉香。我们几兄弟高兴得唱闹着帮忙。伙食改善了，原来黄皮寡瘦的我们几兄弟，脸变得红润了，妈妈的身体也渐渐好起来。

由于经历了太多的苦难，爸爸全身心地拥护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，有了他，才有了中国经济腾飞的今天，才有了这来之不易的阖家团圆和友情、亲情、爱情，我们

应该珍惜这一切。无论我们三兄弟再顽劣、在外闯祸还是考试考得差，爸爸总是和颜悦色地教育我们，从不打骂。我们三兄弟反而愿意听他的话。

至于对朋友，爸爸更是以诚相待，尽力相帮。他们单位上有一位精神受到重创的叔叔要回农村老家了，只有爸爸一人去车站送他。那位叔叔当着众人的面就大哭起来。很多年以后，那个叔叔还让他的帅儿子来我家致谢。

爸爸妈妈离退休后，妈妈身体一年不如一年，从头到脚，从外到里，这样病那样病接连不断，而且病情很重，每次都要反复住院数月治疗，病情才有所好转。

后来，妈妈不慎跌断了腿，得了病毒性疱疹，苦不堪言。她住院时，又哭又骂，拒绝输液，朝咬紧牙关拼命摁住她输液的爸爸和我吐口水……由于病魔长期残酷而无情的折磨，妈妈的精神几欲崩溃，是爸爸和风细雨、体贴入微的关爱，将妈妈从死亡的边缘数次拉回来。爸爸像哄孩子似地整天陪伴、照料、呵护着她的结发老妻，为她洗澡擦身、端屎倒尿、喂药喂饭，不焦不躁、无怨无艾，天天都用轮椅车推着她去街上散步。一个美丽的女孩看到夕阳下爸爸



推着妈妈上街的动人身影，眼含泪水地对我说：“今生今世我要是能寻到像你爸爸那样的男人，那真是太值了！”我听后一时无言，过后越想越有道理。

亲爱的爸爸妈妈，风雨人生路上，你们相伴相携、相濡以沫的身影，是人间至真至善至纯至美的一道风景线；你们坚强、豁达、善良、勤劳等诸多人类所应有的美德，是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。

（拙文曾获《人民文学》与江苏省作协、《扬州日报》联合举办的“全国‘背影’问题征文比赛奖”。）

第九届云南日报文学奖获奖感言

尊敬的各位来宾：

感谢主办方——云南日报报业集团的各位领导、老师，选择今晚——2010年5月23日20时，在昆明海航酒店，举行备受世人瞩目的“第九届云南日报文学奖”颁奖盛典。这是中国云南高原的文学盛事，是所有迷恋文学的作者和读者朋友的文学盛事。

从时间上来说，这是个不寻常的选择。因为这个时段，我们刚刚取得了青海玉树大地震的阶段性胜利；取得了川、滇、黔、桂西南诸省抗旱救灾的初步成效。

从地点上来说，“海航”一词，极具隐喻和象征意义。文学就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海洋。我们每一位作者，都驾驭着自己的文学之船——抗击着来自世俗和自身的偏见，抗击着物质世界的各种诱惑和伤害，抗击着来自身体内外的各种病痛和不适，抗击着时间不动声色的判官似的检验……以驶向自己终其一生寻找的“彼



岸”。

因此，毫不夸张地说：云南文学史，必将记住今晚的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件……

另一方面，从心理学的层面来分析：我们也非常需要营建今晚这样一个平台、这样一种氛围，来托举、抚慰、嘉奖那些长期在文学之海上苦苦寻找“彼岸”的“船长”和“水手”。

只是，构建和营造这样的平台和氛围，主办方不知要付出多少艰辛、汗水，忍受多少琐屑与庸常……

这里，请允许我代表“第九届云南日报文学奖”的所有获奖者和参赛者，向所有为成功举办各届文学奖而献计、献策、奔走、求助或默默奉献的领导、老师和工作人员，表示衷心的感谢！没有你们的付出与辛劳，今晚，我们就不可能欢聚这里；对于每一位获奖者而言，今晚所经历的一切，都将终生难忘。

尽管我们都非常清楚：获奖及由此带来的激动、亢奋、幸福是短暂的，而耐得住寂寞的写作是长期的；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：很少有写作者会排斥甚至放弃获奖——即便像诺贝尔文学奖那样的顶级国际大奖。

事实上，一些写作者正是通过获奖，改

变了作品不被承认、难以发表甚至捉襟见肘的命运。

当然——请恕我冒昧直言：单靠获一个云南日报文学奖，就成为名作家和富作家，既不现实，也不可能。但该奖至少可让我们，以此为契机，以此为动力，走出所在的地州，走出云南，走向全国和世界……我想：这，正是云南日报报业集团设立该奖的初衷。

令人欣慰的是：我们这一届获奖者和参赛者中，已经有作家和诗人成功地走向全国和世界。借此机会，我想说：我们以你们为师，以你们为荣，真心实意地向你们学习、致敬。

衷心感谢各位评委投了我一票。愚以为：这不仅是对我个人，更是对像我一样长期坚持写作，对像我这个年龄段仍在写诗的作者的一种认可和奖励。这，其实是对一种坚持、一种选择、一种精神的嘉奖。

毋庸讳言：写作是一把双刃剑，它在拯救我们的同时，又在伤害我们。这，已被古今中外诸多令人扼腕叹息的事实所证明。当然，写作者选择极端的做法，也需要胆气和血气，我没有资格在此评论他们的选择。

对于我来说，写作确实不易。因此，我非